

塞·安東諾夫著

在工地上

(第一個職務)



金湯氏

平明出版社

近代文學譯叢

在工地上
(第一個職務)

塞・安東諾夫著

焦菊隱譯

平明出版社

近代文學譯叢

[文學・藝術]

在 工 地 上

定價 ₡ 3,200

(第一個職務)

著 者	[蘇]塞・安東諾夫
譯 者	焦 菊 隱
出版者	平 明 出 版 社
	上海延安中路1167弄5號
總 經 售	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(1—20000)

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釘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原 書 名 Le Premier Emploi

原 作 者 S. Antonov

原出版者 "Lettres Françaises" n s. 453-458

內 容 介 紹

這是蘇聯著名短篇小說作家安東諾夫的一篇中篇小說。描寫的是蘇聯在進行共產主義建設中，莫斯科的一個摩天大廈工地。工人們熱烈地進行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，保證工作超額完成。在緊張的工作中，某些青年工人，忽視安全問題。領導上對於這個問題，極端重視。因此，當安全工程師生病的時候，就派了一個剛剛從工程學院畢業，曾經在安全問題上作過實習的女青年妮娜·瓦西列芙娜·克拉夫佐娃，代理他的職務。由於妮娜對於安全問題，自己從思想上也不够明確，又沒有工作經驗，在執行職務時，方法方式顯得生硬，引起工人們的不滿，再加上某些青工，甚至某些領導，對於安全問題不够重視，所以妮娜感到十分苦惱，一直希望調換工作。經過鬥爭，考驗，和上級的支持，妮娜終於堅強起來，不但受了表揚，而且在代理期滿的時候，決心請求上級批准她繼續這一工作。

作者安東諾夫是一個工程師出身，對於建築工人非常熟悉，所以工人們的工作，生活，和思想情況，都描寫得十分深刻，生動，真實，特別是青年工人和工人中間的共青團員們。這部中篇小說，對於我們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進行大規模建設的工人，工程師，青年，和幹部，都是一個很好的課本。

在 工 地 上

妮娜·克拉夫佐娃自從一離開了專科學校，就被分配到那些大廈的建築工地之一去工作。她和她的父母，住在莫斯科一條清靜的、鋪着石子路的街上。雖然她在畢業考試剛剛考完幾天，就已經過了二十三歲的生日，許多人却以為她還在讀一年級或者二年級呢，幾乎都說她過不去二十歲。很難說這是為什麼。也許是因為她在專科學校上學的期間，並沒有完全改掉中學生的壞習氣。比方說，她每談到已經留了小鬍子的男學生，總還稱呼他們為『我們那些小伙子』呢；也許是，引人誤作推論的，實是她那兩隻天真無邪的大眼睛，那隻平扁的小鼻子，和從童年就留下來的小雀斑。然而，只有很熟悉她的人們才會感覺得到，在最近幾年以內，她的成熟，理解力，和實際精神，發展得有多麼快。

建築領導部門的人，對妮娜提到那座大廈說：『這個工地剛剛開闢，我們正需要更多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。我們依靠你的幫助，克拉夫佐娃同志……』最後這句話，妮娜聽着是一個大人在向一個小女孩成心和和氣氣地說反話的口氣。不過，這一次，妮娜却保持了冷靜。

『這算不了什麼，』她回家的時候心裏說。『只要我一開始工作，再看看吧，他們跟我說話的口氣，準會另一樣了！』工地主任本來準備我一個月以後才去的。等他一看見我把當學生的最後一次暑假都放棄了，他一定會滿意的。』

第二天早晨，她穿上那件漂亮的綢長衫，穿上那雙露空的皮鞋，拿着那雙白色的手提包，然後，有生以來頭一次付了散僱汽車費，就往工地去了。她把所有的證件，都塞在她的手提包裹裏：裝在賽璐珞套裏的共青團團員證，填着現在已經失效了的『學生』二字的公民證，還有剛剛領到的、帶着六位號碼、註着『優等』兩個紅字的工程師文憑。

那座大廈的鋼骨，活像一層層奇大無比的架子，老遠就望見了，可是，要走到它跟前，却需要一些時間，隨着街道的轉折，它一會兒彷彿近了，一會兒彷彿又遠了。

『您就在那兒工作嗎？』司機問她。

『對了，』她思索了一下才回答。

『這座大樓該有很多層吧？』

確實有多少層數，妮娜並不知道。

『二十六層，』她隨隨便便的說了出來，隨後，又怕司機問她這個問題，也許是想試試她說的對不對，便又補充一句：

『不算那些樓尖。』

他們終於到了，妮娜向着大門走去。一些笨重的巨型自動裝運機，和一些穿着厚粗布男褲子的女人，在工地上來往穿梭着。進門處，一個穿着短上衣的小老頭子，攔住了妮娜，向她軍人似地敬了個禮，然後，就道歉似的，低着聲說，外人不准進去的。妮娜心裏有一點不痛快，向他解釋，說她不是『外人』堆裏的，拿出她的文憑給他看。

『這張東西在這兒可無效，』老頭子嘆了一口氣。『到辦公室去領一張出入證吧。』妮娜覺得壓不住火了：『別人進去都不用出入證，可單單我就得要一張！』

『我是要見工地主任的，』她帶着很不自然的嚴厲態度說。

『那也一樣。不論您想見主任或者想見任憑什麼人，您總得有一張出入證，姑娘啊，』那位守衛用一種悵然的聲音說。『叫叫三十七號電話吧。』

半點鐘以後，她收到了一張粉紅色的證件，於是十分不滿意地走進到工地上。

鋼骨高聳到天空，從上到下，全是橫的豎的鋼樑。從它的腳跟往上望，就不再像是一座架子了，瘦長長的，像畫在空中似的，高得彷彿消失在蒼穹裏。天上飄着些行雲，叫人感覺着這座巨大的鋼骨，好像慢慢在朝下傾倒。一些巨型自動裝運機拖着沙子，混凝土和容器，一些卡車，滿載着製成的鋼筋水泥板，混金的管子，四下裏跑來跑去，發出嘎嘎的鋼

鐵槽雜聲。妮娜的頭頂上，有一個擴大器吼了一聲，接着就聽見是一個帶着一點烏克蘭口音的女人聲音，呼喚着：『喂！第三工區主任！立刻把你的輸送要求交上來。我再說一遍：伊凡·巴夫羅維奇，總工程師要你的輸送要求。我再說一遍：伊凡·巴夫羅維奇，請你……。』可是以下的話，妮娜就再也聽不見了。因為半空中某個地方，有一個人開始用鎚子順着一根豎樑敲擊，打得整個鋼骨架子像六絃琴似的，從上到下，震響起來。整羣的人都在忙着；一個年輕小伙子，手裏拿着一面紅旗，急急忙忙趕過去，他的身後，跟來一個電工，帶着一盞裝在電球凹座裏邊的檢查燈，連着許許多多電線。木柵欄圍牆旁邊，有一個帶銅耳環的年輕姑娘，正在那裏釘着一塊木板的標語牌，上邊寫着：『裝架工人要檢查好了你的工作位置』，工人兩字底下沒有畫頓號。妮娜從心眼裏替這個可憐的姑娘叫屈，覺得她在這麼火熱朝天的工地裏，竟把自己全部投在這樣的枝節工作上。隨後，她向着辦公室走去。

工地主任沒有在辦公室。一個小小的女祕書，十分年輕，帶着還可以令人容忍的一種冷淡態度，建議妮娜到左手第三個門的人事室，去填她的表格。人事室主任接見了妮娜，他也一樣，並沒有顯出什麼驚訝的樣子。他從一個防火材料做的櫃子裏，取出一大疊空白表格來，囑咐妮娜什麼也不要勾抹，什麼也不要塗改，對問題也不要問『不』字回答，又叫

她明天帶幾張本人的面部照片來。『這沒有什麼稀奇——妮娜心裏說着自慰——這裏是每天都有新來的人的。那麼，人家對我的態度上就沒有什麼應該不同的理由了。……』隨後，她在接待室裏待了一會兒，直待到那位女秘書建議她去見總工程師：洛曼·加夫里羅維奇。

『您要是先報告他一聲，也許好一些吧？』妮娜帶着一種理所當然的神氣，緊閉着嘴唇在提醒她。

『爲什麼呢？你儘管直接到那兒去好啦。』

總工程師辦公室裏的陳設是簡單的，他的辦公桌上，連一張紙都沒有，只有一塊普通的磚，淺紅色的、透窟窿的空心磚。工程師，高身量，很瘦，兩隻手又細又發古銅色，正在打着電話。『一個神經質的人，』妮娜看見桌上放着一條迴形針串成的小練子，心裏這樣說。

『現在給我找出K·R·N號圖樣來，』工程師用一個微微發啞的聲音說，一邊却在注意地打量着進來的這個姑娘。『快！你找到了嗎？你看一看，左邊，在窗子開口的旁邊，號碼是12·40。好。加上窗框的高度，你就得出支撐窗口的架框尺寸來了。不行，一點也絕不能小。就是差到十公分都不行……』

總工程師皺起他的濃眉，他的目光停在妮娜那個白手提包上，看得妮娜心裏直在責

備自己不該把它帶來。『怎麼，搭不起建築架來嗎？你看着你呀，我的朋友，那就給我找出 K·R·241 號圖樣來。……好。你撤掉那些斜支柱，改用枕木。……』

總工程師放下耳機，帶着一種驚訝的神氣問：

『你是想見我嗎？』

『是的。……』妮娜本想稱呼他的本名和父名^①，可是把他的父名給忘了。……

『他們叫我來見您談工作的。』

他打開那張文憑，仔細研究有關各種學科的評語。

『一張潔白的文憑。……我們希望它永遠保持着這樣！』

『我很希望如此，』妮娜嚴肅地回答。

『那可就沒有這麼容易啦。……』總工程師把這個年輕的姑娘所填的表格，很快地看了一眼，就又說了一遍：『那可就沒有這麼容易啦，妮娜·瓦西列芙娜。我們今天的年輕人，可是有一大堆極其合法的要求啊。到這裏，有些地方對他們不合適，到那裏，又有另外的地方他們不喜歡。……這麼一來，他們自然就要從這個工作奔向另一個工作，把他們批着最得意的評語的文憑，到處去呈遞了。……還用說嗎，不久你再看看，文憑就全備了，全

① 蘇聯人的習慣，對於所尊敬的人，或者出於客氣，要稱呼他的本名和父名。——譯者。

皺了。……」

「我想……」妮娜剛一開口，却被工程師不客氣地給打斷了：

「你在畢業以前，是在哪裏實習的？」

妮娜從工程師的語調裏，聽懂了自己已經是一個下級，而他是個領導了。

「在雅洛斯拉夫，」她回答。……「那時候我得爲我的畢業論文搜集材料。因此我請求不要把我派在一個負責的位置上。他們給了我一個和建築問題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……這情形，連跟您說說，都叫我覺得難以爲情。……」

「那究竟是什麼工作呢？」

「一些安全問題。」

電話鈴響了。總工程師回答：「等一會再叫吧。我現在正忙着，」掛上耳機就接着說：

「這倒碰巧得很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你知道，負責安全問題的工程師，我們照例要派一位有經驗的人去充當的，都是些白了頭髮或者沒了頭髮的人。可是我們的安全工程師，病倒下有好幾天了。因此，這就得

由你替代他了。』

『得由我去釘一些帶錯字的標語牌嗎？』

『一部分，是的。不過是沒有錯字的。另外呢，你知道得很清楚，在這種崗位上，錯誤是絕對不能准許的。』

『假使我現在不馬上拒絕——妮娜心裏想——往後越做下去，我可就越難得到一個正經任務，一個真正的建築工作了。』她把手提包緊握在兩手中，丟開了談公事的語調，嘟囔着說：

『啊！不行！……我不願意做這個工作。……』

『爲什麼？』總工程師皺着眉問。說着，他用他的瘦長的手指頭，胡亂地撩動那一串迴形針。

『請你自己判斷一下，洛曼·加夫里羅維奇，』她這個時候想起工程師的父名來了，只是，在她的心情激動當中，自己却沒有覺得，『我學的是建築。我願意去建築。至於安全問題，一個人要負起這種任務，他所能完成的，也只是和別人吵得不和罷了。……不行，不行，我不願意。……』

『我說什麼來着，這不是你的要求的頭一條出來了嗎。』工程師露出一副厭倦的笑

容。『好罷，我來向你提一個折衷的辦法吧：在我們那位工程師住院的期間，你暫時代一代他。在代理的期間，你考慮考慮，你可以挑選一個你所喜歡的工作，我答應你可以考慮你的志願。何況，在目前，你的志願，我們還不清楚呢。對於我，你現在還是一個問號，而在你自己呢，也應該老老實實這樣說。』

『您答應的話不會忘記吧？』

『我們並不是在幼兒園呀，妮娜·瓦西列芙娜。』

他們兩個人出來，走到樓梯口的平台上。妮娜跟在工程師身後，一路把着梯子的扶手，又盡力不叫上邊的木刺刺着自己的手，一直攀登到一個巨大的大廳，大廳才剛剛着手鋪天花板。一些蒙着薄薄一層新鐵鏽的雙十字形豎樑，向天空伸着。滿塗着臭油的鐵絲，向四面八方伸去，到處都看見彷彿是一堆一片的濕沙子。這裏也還有一個馬口鐵的高櫃子，上邊有幾排字：『高』，『不要傾斜』，『當心使用』。一個角落上，立着一間用木板潦草搭起來的小屋子，門上畫着一個死人頭骨，寫着『死亡的危險。高壓。』一個帽子戴到後腦勺的人，走到總工程師面前，向着妮娜驚異地看了一眼，問：

『洛曼·加夫里羅維奇。那個拌合機我可怎麼辦呢？』

『找一輛斗車，把它拉到這裏來，』總工程師這樣指示。

妮娜在一個裝着軌輪的鐵箱子旁邊，停住了腳步，抬頭往上望：使人頭暈的高處，有一根懸在起重機的鐵纜上的鋼樑，左右搖擺着，開始在慢慢地移動。突然間，鐵箱子裏邊發出嘎嘎的聲音，就像發了熱病似的，在那裏顫動起來。妮娜嚇得一跳，就往後退縮。

『不要害怕，』總工程師掛着笑容，急忙說。『這是電鉗的變壓器。當一個電鉗工開始工作的時候，這個變壓器就轉動一下。只是一轉眼的功夫，沒事。』

『我並沒有害怕，』妮娜辯駁，想着法子掩飾。『我是碰巧正往後退一步，沒事。』

『這裏將來是舉行種種宴會的大廳，』總工程師接着說，一邊用寬大的手勢，向四周指着那些堆沙子和那些蒙着鐵鏽的鋼樑。……『樂隊將來在那裏。大家將來在這裏吃冷飲，香檳酒，和各種各樣美味的東西。這是我們的中心工作，這第三工區。……』

一道長長的嘶嘶聲，接着，就有一樣東西，猛烈地撞到那個鐵箱子蓋上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妮娜很狼狽地問。

『這就是說，這裏缺少一個安全工程師，』對方向她解釋。『你看看，在第十六層的高處，那裏有一個電鉗工。他把一個鉗條燒完，就把剩頭拋下來了。』

『可是這就許能打死人啊。』

『可能。……所以我們就得把咱們的談話打斷一會兒，妮娜·瓦西列芙娜。像這樣

的一些事故，必須馬上去糾正。」

「您去找那個電鍍工嗎？」

「不，找工區主任。」

「這麼說，我該去找那個電鍍工。是吧？」

妮娜找到樓梯口，開始以活躍的步子往上攀登。樓梯的台階是用一種厚鐵格子做的，腳一踩上去就發出共鳴聲。梯子彷彿是透明的一般，可以看得見底下的人。「我也許走過了十六層了吧，」妮娜心裏忽然這麼想，於是，她就停下來喘喘氣。那個帶銅耳環的姑娘，顫巍巍地吭吭着，迎面向她走來。

「這是第幾層？」妮娜問。

「第九層。你到哪裏去？」

「到第十六層。電鍍工們是在十六層嗎？」

「十六層只有阿爾桑捷耶夫啊。」

高處，在一個什麼地方棲止着的擴大器，開始唧唧的地叫了：「喂，第三工區主任。總工程師在你的辦公室等着你。我再說一遍：伊凡·巴夫羅維奇，馬上回到你的辦公室。總工程師找你……」